



21  
2800  
1



~22  
2800  
1-4  
特 特

21  
2800  
1

剪燈餘話序

近時錢塘瞿氏著剪燈新話率皆新奇希異之事人多喜傳而樂道之由是其說盛行于世予友廣西布政使李君昌期於旅寓之次取近代之事得於見聞者彙為一帙名之曰剪燈餘話予得而觀之初未暇詳也一夕燃巨燭繙閱達旦不寐盡得其事之始終言之次第甚習也一日退食輒與同列語之則皆喜且愕曰邇日必得奇書也何所言之事神異若此耶既而昌期以屬予序夫聖賢之大經大法載之於書

馬夕田  
義經  
圖書

圖書

昭和十一年  
四月十八日  
購示

11-6-28

者蓋已家傳人誦有不可斯須去之至於稗官小說  
百氏之書雖涉於幽冥恠異有足以廣材識資談論  
者亦所不廢昌期學博而才高其文思之敏贍不啻  
泉之湧而山之積也故其所著穠麗豐蔚文采爛然  
讀之者莫不爲之喜見鬚眉而欣然不厭也又何其  
快哉昌期於予爲姻家且有同年之好因觀是編之  
作遂爲之序焉

永樂庚子春閏正月下泮翰林侍 讀學士奉訓大  
夫兼修 國史永豐曾棨書

剪燈餘話目錄

卷之一

長安夜行錄

聽經猿記

月夜彈琴記

何思明遊酆都錄

兩川都轄院志

卷之二

連理樹記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青城舞劍錄

秋夕訪琵琶亭記

鸞鸞傳

卷之三

鳳尾草記

武平靈恠錄

瓊奴傳

幔亭遇仙錄

胡媚娘傳

卷之四

洞天花燭記

泰山御史傳

江廟泥神記

芙蓉屏記

鞦韆會記

剪燈餘話目錄

剪燈餘話卷之一

廬陵 李昌祺編撰

新安 黃正位訂定

長安夜行錄

洪武初湯公銘之與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學問淵源政事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秦邸之國湯公拜右輔文公拜左輔隨從以行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關中又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二公導翊之暇惟從容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相舍一日文



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徒幸無按牘之  
勞且有休退之日登高能賦此其時乎府僚洛陽巫  
馬期仁對曰長陵安陵陽陵平陵皆在渭北咸陽原  
上高十二丈百二十七步惟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  
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其形方正狀類覆斗陵東  
爲衛將軍青墓又少東爲霍去病墓所謂象祁連山  
者西北爲公孫弘墓西一里爲李夫人墓山川雄秀  
與他處異公若欲遊宜先於是且興平去此八十里  
一日可到二公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  
十日也暨歸至半途期仁馬乏追公不及因緩轡徐  
行不覺暝矣路遙天黑將近二更禽鳥飛鳴狐兔衝  
斥心甚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隱有火光意謂人  
家不遠策馬以進至則果民舍也雙戶洞開燈猶未  
滅期仁下馬拴于庭樹之上入坐客次良久寂然不  
敢叩門惟屢磬欬使其家知之少頃蒼頭自便戶出  
問客何來期仁以實告蒼頭唯唯而去未幾主人出  
乃一少年韋布脩然狀貌溫粹揖客與語言辭簡當  
問勞而已茶罷延入中堂規制幽雅可愛花卉芬芳

凡席雅潔坐定少年呼其妻出拜視之國色也年二十餘靚粧常服不屑朱鉛往來於香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姝神女期仁私念彼尋常人而妻美若此必恠也亦不敢問遂巡設酒饌杯豆羅列雖不甚豐腆而奇美精緻殆非人間飲食少年相勸意甚殷懃酒半夫妻俱起拜曰公貴人前程遠大某有少懇欲託公以白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爲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唐人處此已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公臨降殆天意歟其白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則言之妾夫開元間長安鬻餅師也讓皇帝爲寧王時建第興慶坊吾家適近王邸妾夫故儒者知有安史之禍隱於餅以自晦妾亦躬操井臼滌器當壚不敢以爲耻也王過見而悅之妾夫不能庇其伉儷遂爲所奪從入邸中妾卽以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百端莫之顧也一日召妾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奈何叱遣歸家當時史官旣失妾夫婦姓名不復登載惟本事集云唐寧王

宅畔有賣餅者妻美王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  
召之使見淚下如雨王憫而還之殊不知妾入王宮  
中首尾只一月而謂經歲妾求死而得出而謂召之  
使見王實未嘗問妾亦未嘗召妾夫至也厚誣若此  
何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客有賦餅師婦吟咏妾事  
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至有句云當時夫婿輕  
一諾金屋菲簷兩迢遞嗚呼回思爾時事出迫奪薰  
天之勢妾夫尚敢喘息耶今以輕一諾爲妾夫罪豈  
不冤哉所謂有懇託公者此也期仁曰若爾守義實  
爲可嘉正須直筆以勵風俗而使之昧昧無聞安得  
不飲恨於九原而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濫以文  
辭稱當爲子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膠於見聞一  
日釐正不免人疑願得子姓字以補史氏之缺可乎  
少年愀然不樂曰若顯余姓名人間則負愧愈無盡  
矣非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以前所  
云者辨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王明炳幾先固  
讓儲副號稱宗英乃亦爲是不道耶少年曰此自其  
常態尚足恠乎然在當時諸王中最爲讀書好學雖



其負恃恩寵昧於自見然見余拙婦以禮自持終不  
 忍犯其他宗室所為猶不足道若岐王進膳不設几  
 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冷不向火真兩  
 手於妙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薛王則刻木為美人  
 系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紛紜歌舞雜遝其  
 燭又特異各欲作狂輒暗如漆事畢復明不知其何  
 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奢淫滅棄禮義  
 設若墮其手中寧復得出則王之賢又不可不知也

西罷夫婦各贈一詩其夫詩云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混屠販兒乍可無營坐  
 晦跡不說有學行求知四時活計看壚鑿八節歡  
 情對酒卮紫糖旋瀉光滴乳白麪新和軟截脂大  
 堪納吉團遮苜小可充盤圓疊棋火中幻出不虧  
 缺素手纖纖擎日月漢賢逝難親曾賣後漢趙岐  
逝難北海  
賣餅自活今我和光還自捏室中菜婦知同調牕下儒  
 仲敦高節自從結髮共糟糠長能舉案供蕨薇怡  
 怡伉儷真難保布服荆釵有人悅樂昌明鏡一朝  
 分奉倩寸腸中夜絕內家非是少明眸外舍寒微

豈好速

宋明帝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皇后以扇障面帝大怒曰外舍寒氣欲共為樂何得不觀后謝曰外舍之樂雅異於此實位鴻圖既云讓柳姿蒲質底

須留貧賤只知操井臼凡庸未解事王侯去劍俄然得再合覆流信矣可重收願揮董筆祛疑惑聊為陳人洗愧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閨閣本尋常茆屋衡門環堵堵辛勤未暇事粧飾婉婉惟知佩禮章前年嫁得東隣子博學多才貫經史致身弗願取功名精齋餅葷甘混閭里朝日出肆門開童子高僧雜還來得錢即已隨門戶促席相看同舉杯何期忽作韓憑別赴水墜臺心已訣紅蓮到處潔難汙白壁歸來完不缺當代豪華久已亡貞魂萬古抱悲傷煩公一掃荒唐論為傳梁鴻與孟光

期仁翫之再四收拾囊中少年即命蒼頭導客東廳就榻斯須遠寺鐘敲近村鷄唱曙色熹微晨光晻靄開目視之但見身沾露以猶濕馬齧草而未休四顧闐然咸無所覩乃以詩呈二公皆加賞異以為真得

唐體命刻之郡東以永其傳期仁果以大學陞至翰苑八十九而終遂符遠大之說湯公後守吉安屢為人道其詳如此云

聽經猿記

廬陵之屬邑吉水有東山焉根盤百里作鎮一方秀麗清竒望之如畫後唐天成間有脩禪師者結草庵于山之絕處樹木蒙密路徑崎嶇曠歲彌年人跡罕至惟樵夫深入時見師坐松下輒有羣鳥銜果集于前師一一取食食訖飛去樵夫問以語人好事者相

率造菴訪之師方鼾睡扑握暖足

東坡詩寒隴暖足來扑握益免也

伊尼衛床

黃山谷詩燒野得伊尼蓋鹿也

衆異之競為除地集材建

大蘭若興工之始師召匠戒之曰汝手作人必飲酒食肉此處山神利害不可輕犯如何匠齊應曰請斷葷酒以從事師許之經月餘一匠忽思肉不可忍因下山數日復來政斲削間兩虎踰牆而入立匠者前左右視作哮吼聲其人驚怖師曰必汝犯戒首實為宜吾當遣去也匠者解腰間布囊付師口適遇醪橋市中賣熟牛食一塊帶來作下飯無他也師曰是矣



餘語  
卷一  
十一

因截作二段喂虎撫其背曰山子且去言訖虎隱人愈敬之由是金帛之施川匯河輸棟宇粧嚴不日而就旣落歲師說法以報檀施講演妙義諸天雨花俄而堂下分出五井皆滿貯米麩油鹽菜取以飯衆不欠不餘師曰此五方龍王獻供以濟匱乏可名此山曰龍濟寺曰清涼今四井已湮惟一尚在師菴前喬木千童蔽翳雲日樹下磐石坦平師每據之誦經日以爲常有老猿棲樹間潛聽且窺師熟一日師偶出遠下著袈裟取經石上閱之師還望見猿踉蹌走去師不問亦不以告諸僧但心識之曰此已解悟矣明日果有峽州袁秀才來謁師知之請入相見緇衣玄巾風致朴野敘禮竟白師曰遜姓袁字文順峽中人也族大以蕃不樂仕進獨遜有志功名求官輦下明宗胡人暮年昏惑賢士良才莫得而進畱滯數年竟無所就有知己者薦爲端州巡官念瘴鄉惡土實不願行彼又勸之曰子蹇困如此尚暇擇地哉不得已挈家抵任未踰年妻妾子女喪盡憔悴一身遂不復仕往來江湖間惟尋山望水謝擾擾於名場問道叅

禪談空空於釋部側聞尊宿建大法幢不憚遠來求  
 依淨社攢眉感額固非嗜酒之淵明舉手歆推頗類  
 苦吟之賈島如蒙不棄夫復何求即取書一幅呈師  
 乃贊啓也其詞曰

竊以生一奉夢幻之身蓋由惡業熟三峽煙霞之  
 路亦自善緣埤雅猿通凡居覆載之間悉在輪迴

之內恭惟龍濟山王脩公大禪師坐下性融朗月  
 目泯空花衍術數則允過於圖澄逞神通則端逾

於杯渡菩提本無樹六祖檀機鋒肯讓於同袍松  
 栢摧為薪唐音代悲泡影等觀於浮世十方瞻仰

四衆皈依如遜者天地毫毛山林蹤跡悲來抱樹  
 誰憐悽惻其傷弓窮則投林疇暇從容於擇木無

家可返有佛堪依痛茲妻子之淪亡坐此功名之  
 汨沒逢人舞劍素非通臂之才過寺題詩忽動歸

山之興乾旋坤轉無端變化幾湮沉孫恪妻春去  
 秋來管得繁華有枯槁詩統伊欲出類而拔萃除非

捨望以歸真指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登覺岍  
 遙登般若之舟惟願慈悲和南攝受

師覽畢謂之曰絕好俊才兼通內典辱公不鄙壯觀  
山門第有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聞遜曰何事伏請  
見諭師曰公若頂巾束髮在我教謂之沐猴而冠據  
使削髮披緇在公教謂之儒名墨行若斯二者何以  
處之遜踈踏若有慚色久之乃曰但使心向禪宗何  
妨俗扮願勿以形跡見拘也倘得食已殘之芋長源  
自是俗人補未了之經次律豈非道者法門廣大何  
所不容師曰若公之言真所謂朝三而暮四者也遜  
曰何見譏之深也師曰偶然耳遂留之西館俾教行  
童遜雖性識聰明文詞敏捷然戲舞跳梁好爲兒態  
有時踟躕床上以被蒙頭使僧徒禮拜曰此白豕觀  
音現身也有時箕踞龕中以靛塗面令厨人致敬曰  
此洪山大聖監齋也寺厨至今奉洪山大  
聖監齋青面朱髮或納蛇鉢  
中謂之降龍或縛猫座下謂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  
頗苦之以白于師師笑曰故態也善視之衆遂不敢  
言遜亦自若也然山中景物經其題詠者甚衆多不  
悉錄紀其一二尤者焉

題解空寺

僧詩 卷一  
古塔凌空玉筍高斜陽半壓水嘈嘈老禪掩却殘  
經坐靜聽松聲沸海濤

書方丈

幾曲風琴響暗全亂紅飛墜佛龕前白雲深護高  
僧榻不與人間俗客眠

送僧出山

松翠侵屐屐印苔杖藜幾度此徘徊山僧忘却山  
中好去入紅塵莫再來

詠鶴

遠辭華表傍禪關別却浮丘伴懶殘金磬數聲秋  
日晚雙飛帶得白雲還

贈僧

一瓶一鉢一袈裟幾卷楞嚴到處家坐穩蒲團忘  
出定滿身香雪墜曇花

布袋和尚

童子牽衣也不管放下布袋打鼾睡縈纏只是貪  
嗔痴解脫無過戒定慧

毛女圖



衣紉榭葉不須裁  
蘿月秋懸寶鏡開  
鶴背幾隨王母去  
蛾眉識祖龍來  
蟠桃結子三回熟  
若木爲薪十度摧  
回首同時金屋伴  
重泉玉匣葬寒灰

落葉

萬片霜紅照日鮮  
飛來堦下覆苔磚  
等閑不遣僧童掃  
畱借山中麕鹿眠

方丈巢燕

花正開雨霽春欲回  
緝壘成雙到穿簾  
作對來飛上下  
上下去又還  
白門辭王謝  
出入旁禪關  
鍾禿定長廊  
清晝靜遠近  
雛學飛呢喃  
語堪聽樓寺好  
畫棘雕梁巢莫保  
秋去春復來  
永伴山僧老

山中四景

門逕苔深客到稀  
遊絲低逐軟紅飛  
松稍零落飄金粉  
童子枝頭曬衲衣

風敲牕竹驚僧定  
鳥觸殘花墜澗香  
圓覺半函看已了  
紉針自補舊衣裳

幾點歸鴉幾杵鐘  
紛紛涼月在孤松  
清霜夜染千林樹  
明月漫山一片紅

十笏房清百衲温名香長是夜深焚道人愛看梅  
稍月分付山童莫掩門

師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袁秀才來告之曰秀才臘  
月三十日到矣遜曰某亦知之師卽唱偈示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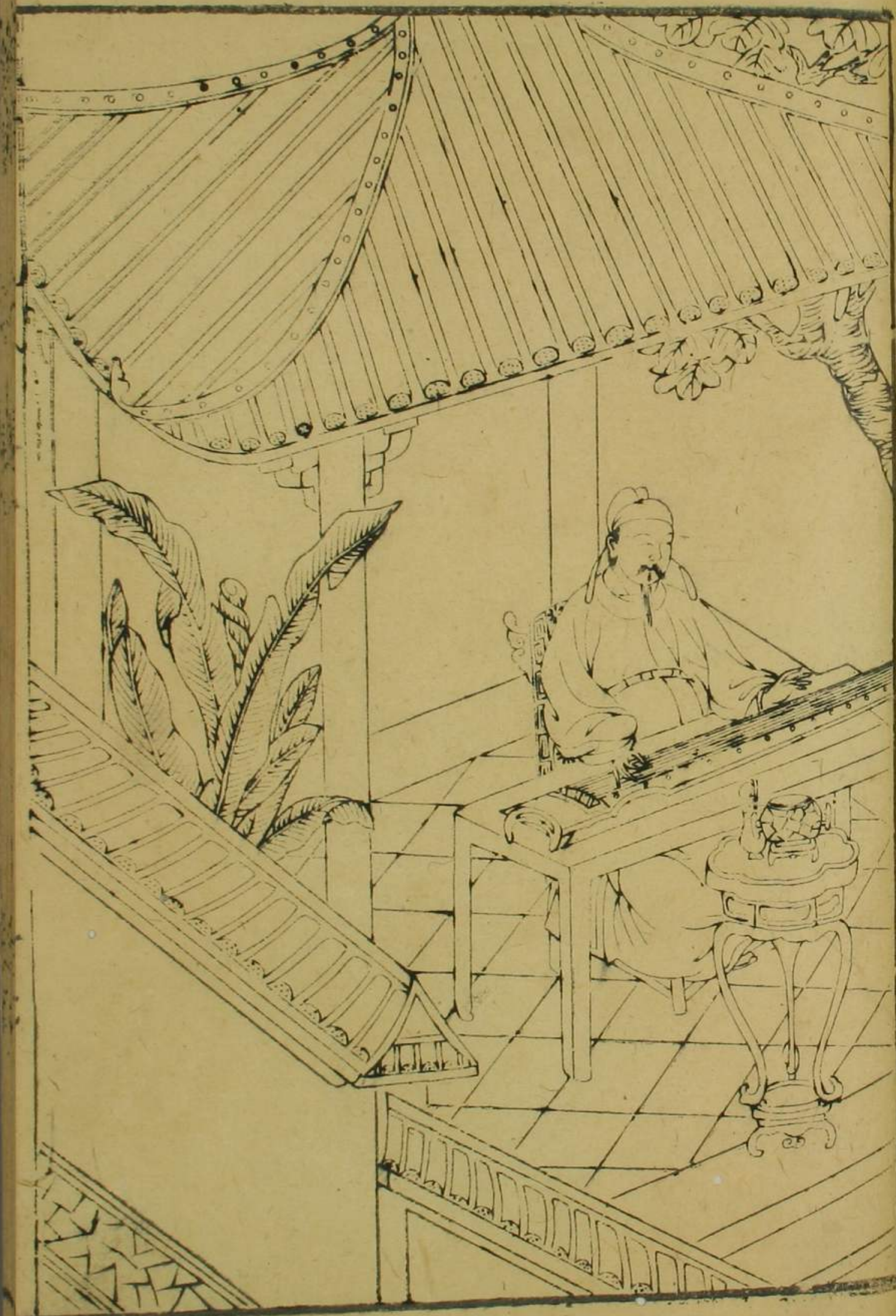
萬法千門總是空莫思嘯月更吟風這遭打箇翻  
筋斗跳入毘盧覺海中

遜言下大悟亦作二偈以答師

泉石煙霞水木中皮毛雖異性靈同勞師爲說無

生偈悟到無生始是空

人形恠而問之儒士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  
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旣歸附文丞相天祥起兵勤王  
復之未幾劉槃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大半譚氏一  
家亦倉卒避難于學節婦匿大成殿亂兵追及見其  
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  
犬彘耦哉且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磔汝  
肉萬段喂烏鳶吾有死而已豈耦汝犬彘哉兵怒并  
其懷抱中一歲兒殺之血沁入磚之上自宋元至今  
磨以砂石煨以烈火愈見明瑩邑人義而祀之烏公



金瓶梅  
卷一

問祠安在仲善導至其所但見鼠穿敗壁苔苔空堵  
 谷變陵遷悵真魂之已遠時殊事異慨老屋之厯存  
 公乃歎曰此吾為令者之責也乃指捧新其堂于泮  
 池之上刻其影於石碑之陰仍親作文刊諸廡下讀  
 者為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節婦之名彰著矣公  
 之子熙字緝之尤尚風槩且精於琴見節婦事喟喟  
 歎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  
 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有美姬自外入緝  
 之呵曰何物女子輒此來耶姬歛衽拜曰妾姓鐘名  
 淚雨落主母顧謂曰汝尚淹滯鬼錄無以相慰可取  
 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即濡毫集古句七言近體詩二  
 十首以賜擲筆凌空而去緝之曰詩何所在姬曰妾  
 寶之若珙璧元本不可得縱以相付仙書雲篆公亦  
 不能識也但可誦耳宜即錄焉詩曰

花壓欄干春晝長

唐溫飛卿

清歌一曲斷君腸

唐沈雲卿

雲飛雨散知何處

唐溫飛卿

天上人間兩渺茫

宋龔鼓吹

已託焦桐傳密意

胡宿鼓吹

不將清瑟理霓裳

宋龔鼓吹

江南舊事休重省

草堂李玉

桃葉桃根盡可傷

宋庠詩統

右一

魂歸漠漠魄歸泉

三體朱褒

却恨青娥誤少年

鼓吹無名氏

自是桃花貪結子

唐音王建

只應梅蕊故依然

宋陳簡齋

風流肯落他人後

唐李白

哀樂猶驚逝水前

鼓吹許渾

何事黃昏尚凝睇

鼓吹崔珏

孤燈挑盡未成眠

唐白樂天

右二

寒蛩唧唧樹蒼蒼

三體李涉

城上高樓接大荒

唐柳宗元

午夜漏聲催曉箭

唐杜甫

六街晴色動秋光

鼓吹張心

蒲庭詩景飄紅葉

二體此地悲風愁白楊

人間惟有鼠拖腸

宋歐陽修

右三

雲想衣裳花想容

唐李白

青春已過亂離中

唐劉文房

功名富貴若長在

唐李白

得喪悲歡盡是空

唐温飛卿

牕裏日光飛野馬

鼓吹韓偓

巖前樹色隱房櫺

唐王維

身無彩鳳雙飛翼

唐李商隱

油壁香車不再逢

詩統晏殊

右四

應笑無成返薜蘿

唐譚用之

年年惆悵是春過

鼓吹羅鄴

時攀芳樹愁花盡

唐温飛卿

寒戀重衾覺夢多

唐温飛卿

桂嶺瘴來雲似墨

唐柳宗元

蜀江風澹水如羅

唐溫飛卿

人生富貴須回首

唐薛能

世事無幾奈爾何

唐司空圖

右五

家在寒塘獨掩扉

唐劉文房

高情雅澹世間稀

唐劉夢得

不將脂粉泥顏色

唐杜甫

惟恨緇塵染素衣

宋陳簡齋

歸目併隨回雁盡

唐柳宗元

離魂潛逐杜鵑飛

唐韋莊

東風吹淚對花落

唐趙嘏

惆悵朱顏不復歸

宋宋翬

右六

有時顛倒着衣裳

唐杜甫

萬轉千回懶下床

唐杜甫

艷骨已成蘭麝土

唐白居易

蓬門未識綺羅香

唐白居易

漢朝冠蓋皆陵墓

唐唐彦謙

魏國山河半夕陽

唐李益

滿眼波濤終古事

唐薛逢

離人到此倍堪傷

唐羅鄴

右七

一寸相思一寸灰

唐李商隱

且將團扇斲徘徊

唐王少伯

月明古寺客初到

唐項斯

風靜寒塘花正開

唐劉滄

綠水青山雖是舊

唐耿漳

紅顏白髮遞相催

唐薛逢

無情不似多情苦

唐草堂

肯信愁腸日九迴

唐崔魯

右八

形容變盡語音存

蘇東坡

地迴難招自古魂

鼓吹韓渥

閑結柳條思遠道

詩統范鎮

欲書花葉寄朝雲

唐李商隱

牕殘夜月人何在

鼓吹胡曾

樹蘸蕪香鶴共聞

唐陸龜蒙

今日獨經歌舞地

二體趙嘏

娟娟霜月冷侵門

唐伯康詞

右九

風火年年報虜塵

唐李嘉祐

每回回首即長嘯

唐李羣玉

明眸皓齒今何在

唐杜甫

異服殊音不可親

唐柳子厚

幾樹好花閑白晝

鼓吹吳融

數株殘柳未勝春

唐劉禹錫

狂風落盡深紅色

唐杜牧

水遠山長愁殺人

二體李遠

右十

絃管遙聽一半悲

唐司空曙

羅衾滴盡淚臙脂

唐伯可司

鳥鳴花落人何在

鼓吹崔珏

節去蜂愁蝶未知

三體鄭谷

鵬上承塵纔一日

三體許渾

雪殘鳩鵲亦多時

唐杜甫

綠雲斜鞞金釵墜

草堂晏殊

獨立蒼茫自詠詩

唐杜甫

右十一

煙郊四望夕陽曛

唐陳尚美

世路干戈惜暫分

唐李商隱

內屋金屏生色畫

唐賀柳

粉霞紅綬藕絲裙

唐賀李

蒹葭浙瀝含秋雨

唐宗元

銅雀荒涼鎖暮雲

唐溫飛卿

舊業已隨征戰盡

唐音

獨留青塚向黃昏

唐杜甫

右十二

愁心一倍長離憂

三體李端

到處明知是暗投

鼓吹鄭谷

雨盡香魂弔書客

唐李賀

夜深燈火上樊樓

宋劉子翬

山中老宿依然在

蘇東坡

檻外長江空自流

唐王勃

明月易低人易散

蘇東坡

寒鴉飛盡水悠悠

三體嚴維

右十三

葉滿苔堦杵滿城

鼓吹盧弼

登高望遠自傷情

唐武元衡

瓊枝璧月春如昨

張仲宗詞

冰簟銀床夢不成

唐溫飛卿

往事悠悠增浩歎

鼓吹薛能

清愁冉冉帶餘醒

宋蘇子由

豈知一夕秦樓客

唐李義山

腸斷綠荷風雨聲

唐吳商浩

右十四

芙蓉肌肉綠雲鬟

唐音元稹

泣雨傷春翠黛殘

唐王貞白

歌管樓臺人寂寂

宋王仲甫

山川龍戰血漫漫

鼓吹胡曾

千年別恨調琴懶

唐譚用之

幾許幽情欲話難

鼓吹薛逢

回首舊遊真是夢

蘇東坡

寒潮惟帶夕陽還

皇甫茂政

右十五

一見清明一改容

鼓吹鄭準

每驚時節恨飄蓬

三體來朋



風塵荏苒音書絕

唐杜甫

人物蕭條市井空

鼓吹張沁

荒隴暗雞催曉月

王介甫

野花黃蝶領春風

唐王仲初

玉環飛燕皆塵上

辛稼軒

只有襄王憶夢中

唐李義山

右十六

處處斜陽草似苔

鼓吹韓偓

野塘晴暖獨徘徊

鼓吹韓偓

侍臣最有相如渴

唐李義山

欲賦慚非宋玉才

唐溫飛卿

絃管變成山鳥弄

李遠

檨廊空信野花埋

唐皮日休

情知到處身如寄

宋高王談

莫遣黃金謾作堆

鼓吹張祐

右十七

落落疎星滿太清

唐儲光義

寒江近戶漫流聲

唐戎昱

長疑好事皆虛事

鼓吹薛能

道是無情還有情

唐劉禹錫

且盡醪醕消積恨

唐紀唐大

休將文字占時名

唐柳宗元

秋來見月多歸思

唐音雍陶

斜倚薰籠坐到明

唐白樂天

右十八

繞門清樞絕塵埃

鼓吹韓偓

白石蒼蒼半綠苔

鼓吹許渾

酒力漸消風力軟

蘇東坡詞

桃花淨盡菜花開

唐劉夢得

一泓海水杯中瀉

唐李賀

萬里銘旌死後來

鼓吹張祐

世上英雄本無主

唐李賀

爭教紅粉不成灰

張建封妾

右十九

明前不改舊山河唐趙承祐蓮渚愁紅蕩碧波唐計

墜葉飄花難再復唐楊思中浮雲流水竟如何唐李商隱

魚龍寂寞秋江冷唐杜甫鴻鴈不來風雨多唐趙承祐

窮巷悄然車馬絕唐杜甫磬聲深夏出煙蘿唐司空圖

右二十

錄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某書并作者名氏

緝之奇之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舅姑夫子抑

又如何姬曰天醫傳以玄州不歿之膏賜以完形復

體之符一門百口往梯仙國矣曰何謂梯仙姬曰凡

初得道者皆送此修行然後漸證品位猶登梯然故

曰梯仙緝之又曰爾何不偕往姬曰緣妾前世為女

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為女身以償坐

此少緩尚隔兩塵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

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于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

以媵其女女即節婦與妾年相若蒙其憐愛視猶骨

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焉時譚方門庭鼎盛珪組蟬聯

褥隱綉芙蓉極一時之富貴硯寒金井水灑萬斛之

珠璣所見所聞固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  
 又聰明賢懿不出閨房雅善歌詞仍工筆札每有吟  
 詠錄似夫若一覽之餘輒焚其藁蓋以非婦人事不  
 欲使人知也我主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個儻文章水  
 湧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辯妾侍左  
 右飽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禮不幸宋錄既訖元  
 運方興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  
 可恨劉槃之賣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恥偷  
 生顛沛流離窟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

質易殞竟作翳桑之鬼物情惡衰歇誰招碧玉喬朋之妾

名之游菟吾道屬艱難疇葬綠珠石崇妾名之弱骨萬言

莫盡大槩若斯不敢久留幽明路異遂去明日緝之  
 白諸父烏公以為詩雖奇妙而性誕不經不許越兩  
 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挹天香於  
 丹桂翫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姬又進拜且言曰妾向  
 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見義勇為而側耳踰時未  
 聞施設君子有成人之美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吾  
 父弗汝信奈何可取當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我

白之家君庶幾有證或可就也姬日記文承相起兵  
時亦新七大姓皆在勤王之列而我主君與東門張  
御帶家為之首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  
主君曰城雖云復戎馬必再來城中之人定遭毒手  
我夫婦生歿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歿而已誓不辱也  
主君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為然主君又舉司  
馬溫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主母搔首長歎數  
聲取衣裙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

高髻雲鬟宮樣粧 杜鴻漸妻 嫁來長在舅姑傍 唐道

寧知草動風塵起

詩統 墜素纈紅各自傷 詩統 宋祁

右一

雙鬟慵整玉搔頭

唐音 百歲中來不自由 唐林牧

富貴繁華何處在

詩統 夕陽西下水東流 杏壇吟

右二

夫子紅顏我少年

唐音 從來不省出門前 詩統

于今拋擲長街裏

唐劉禹錫 萬一知心只老天 宋葉紹翁

右三

殘粧滿面淚闌干

鼓吹 鬢亂釵橫特地寒 宋王介甫

不見紅顏空成處唐白居易 故園東望路漫漫三體

右四

潮生滄海野棠春三體 劍逐驚波玉委塵唐音

青血化為原上草朱馬子才 人生莫作婦人身唐白居易

右五

百年世事不勝悲唐杜甫 大厦元非一木枝宋朱廷珪

慷慨西風淚橫臆詩統 此心惟有老天知詩統

右六

血迸金鎗臥鐵衣鼓吹 江山猶是昔人非詩統

舊時王謝堂前燕唐劉禹錫 更傍誰家門戶飛唐音

右七

不見人煙空見花三體 煙籠寒水月籠沙唐杜牧

人生自古誰無死宋蔡襄 莫怨東風當自嗟宋歐陽

右八

側垂高髻插金鈿詩統 閑過春風六六年詩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詩統 英雄無策庇嬋娟詩統

右九

起看天地色淒涼宋王介甫 塵夢那知鶴夢長鼓吹宋

血汗遊魂歸不得

唐杜甫

新墳空葬舊衣裳

鼓吹

右十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已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  
 我則死矣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  
 一金錢繫之項上美之曰若遇兒人兒以此買命也  
 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惟血漬  
 成錢影一枚印兒傍第觀者不諦視故不知也詩亦  
 惟妾記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緝之錄以呈  
 父烏公尚未深信卽命騎往文廟取水洗磚而驗焉  
 則見兒影之傍錢迹宛宛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  
 題一主設於節婦神座側畔緝之又以酒穀祭之其  
 夕姬來謝曰感君設位兼辱祭儀無以爲報公平生  
 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妾承教主君尚憶之  
 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付緝之曰公善自愛  
 妾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彈琴大進獨步浙中斬  
 秘此曲弗以傳人緝之歿譜亦竟絕焉

何思明遊鄴都錄

何思明太末人號爛柯樵者通五經尤專於易以性



餘話

卷一

二十九

學自任酷不喜老佛間遇其徒於道輒斥之曰四民之中縱不爲士爲農爲工商豈不可也何至爲是哉著警論三篇每篇反覆數千言推明天理辨拆異端匡正人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畧曰先儒謂天卽理也以其形體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卽天天卽帝非蒼蒼之上別有一人宮居室處端冕垂旒若世之帝王者此釋老之論也不特此也又有所謂二天九天三十三天三帝九帝十方諸帝何天之多而帝之衆耶由是言之天未免如階級之形帝未免有割據之爭矣甚者尊漢張道陵爲天師天豈有師乎以宋林氏女爲天妃天果有妃音配乎蓋天者理之所從出聖人法天道陵縱聖亦人鬼耳使天而師之是天乃道陵之不若也林女旣歿特遊魂耳使天而妃之是天猶情慾之未忘也烏得爲天哉彼以道陵天師也不敢遠指爲帝而加以師稱所以尊天不知無是理適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不敢儕以爲鬼而蒙以妃號所以敬天不知爲是說乃所以誣天也誣天慢天罪不容誅矣又謂世之人徒知在



天之天故見日月星辰之光風雨霜露之顯吉與凶  
天之爲也禍與福天之降也是則然矣然不知有已  
之天焉已之天卽天之天是故丹雘煌煌天之君也  
靈臺湛湛天之帝也三綱五常炳煥昭晰非日月星  
辰之光乎禮樂法度明白正大非風雨霜露之教乎  
已之君與天之君矣則凶也禍也必以類而後天之  
帝與已之帝合則吉也福也亦以類而至達者信之  
遇者情焉冥頑之徒謂天爲不聞造惡自若然心之  
天則固聞矣僥倖之徒謂天爲可誣淫祀是務然心  
之帝已斥之矣庸昧之輩謂帝爲可罔矯誣是爲彝  
常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恃平昔蚩蚩也而怨天曰  
此罔知每夕焚香不可告者多矣終年素食知而犯  
者屢焉其持論言近指遠類如此至正丁酉正月初  
六日偶得疾數日加恙諸生從俗私爲之禱思明知  
之訓之曰賢輩雖曰讀書而燭理未徹鬼神豈可以  
術私人命豈可以紙錢買吾誰欺欺天乎是夜卒獨  
心下稍煖不敢飲諸生環守之凡七晝夜覺綿動候  
之鼻中氣勃勃出急搗薑汁灌之良久眼開天明而

酒

呼吸續矣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二教之大鬼神之著其至矣乎曩吾癖見過毀老釋今致削官減祿幾不能生小子識之門人請其詳思明日子不語恠固然亦不可不使汝曹知果報之不虛也始吾病革時見兩蒼蠅墮床前視之已變為人矣青衣黃巾紅抹額揖余曰奉命召君余問誰召其人曰內臺余曰亂離道梗何由可去且無知已在臺其人曰鄴都內臺也余曰吾儒者不知所謂鄴都內臺其人怒囊中袋中袋類網罟結細繩爲之余坐袋內兩人持之行樹顛如飛時覺樹梢排袋謾謾有聲既又入空濛中渺渺茫茫四無畔岸波濤洶湧腥風襲人黃巾挈囊如履平地余亦不覺有所苦也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袋中押過一所若把截處守者高鼻深目拳髮胡鬚類回回人問黃巾曰何篆對曰朱篆又有二皂衣引一男子三婦人來守者又問何篆皂衣曰黑篆守者曰不可不仔細親觀之各出一牌長可寸半濶可寸許一朱字一墨字皆不可識守者曰是矣放入門黃巾偕余遵左廊而行彼則循右廊而去余因問

曰此爲何所曰鄴都第一關也余方悟已死復問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異曰冥司追人暫至而復出者則以朱未不出者則以墨余不覺失聲曰然則我當復生也黃巾曰雖當復生亦甚費周折余見其頗有相眷之意因免之曰某此行全賴二公作成黃巾曰自有主者我何能焉行數里入鐵圍城城門守者問如前而加切俄抵臺府黃巾曰公雖無重罪然陰道尚嚴不比人世解索縛余頸牽以入先過冠服司主者令去余衣巾曰送寄自房叔余短衣囚首帶索而行及儀門一黃巾先去頃間引五六人出執余以入跪階下臺尊服章如王者侍衛甚多問余曰爾非衢州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臺尊曰所貴乎儒者上窺鴻濛中法聖智下窮物理闢軋闔坤造眇詣微陶冶精醇橐籥元化究無中有象之蘊妙陰陽動靜之根淵默澄疑以爲體翕忽變化以爲用出入無方會三於二夫是之謂儒而鬼神莫能窺之矣今爾偏執已見造作文詞謗毀仙真譏訕道佛天至大以階級比之帝至尊以割據戲之妄論天師之號妄辨天妃

之稱其罪大矣且儒書中言天者不一若春秋書天王詩稱倪天之妹昊天其子使皆若爾論天既無師與妃又安得有王有子者乎爾之學誠拘而不通滯而有礙拘則局於一器滯則膠於一隅不通則固陋有礙則鄙癡真俗腐迂謬之士胡可冒儒者之名乎命取何姓簿來於余姓名下以朱筆抹之復傍註之畢省諭曰爾本合爲六品官出入華要由爾弗信仙佛誣罔鬼神特降爲七品余頓首謝且請改過臺尊曰此人面承腹誹退有後言可令閱獄折服其心數

卒捧余下付黃巾領去省業司中有寶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燭幡幢熒煌羅列黃巾再拜余亦拜僧開塔取一大珠以金盤盛之黃巾以雙手擎捧前行余隨之皆幽暗境也余問僧誰乎曰導冥和尚也又問珠何爲曰地藏王菩薩願珠也獄中業氣深重賴珠光照破不爾則鬼王於暗中食人心肝不得出矣於是首造一獄曰勘治不義之獄以磚砌一長槽滿堆炭火上焰燁燁然紅呼罪人跪槽邊出火中鐵條大如指刺八人眼連十餘貫而吊之如懸槁魚黃巾曰此

男子在世不能恭友兄弟視如秦越輕滅大倫惟重財利受此報也次一獄曰勘治不睦之獄皆婦人老少相雜每人舌上掛一鈎鈎上懸一圓石如西瓜旋轉不已舌出長尺餘痛不可當黃巾指曰此婦人在世不能和順閨門執守婦道使夫家分門割戶患若賊讎受此報也東南一獄稍大謂之閻浮總獄九流百姓諸等混雜之人皆在其中不令余入也總獄之北曰剔鑊獄幫人於柱以刀鑊之如篋衣持小扇煽之茸茸然動澆以熱醋絕而復甦仍沃以水肉如故

鑊十餘度蓋世之兇惡虐害良善者治於此隣剔鑊獄曰穢溷獄獄盡大糞池滾沸如湯臭不可近鬼以長義义人下煮之出沒其間頃刻潰爛化為蛆虫又以竹籬撈蛆於鍋中細炒之炒輒成灰仍汲糞汁灑之復成人亦十餘度余問此治何事黃巾曰此世之小人謗毀君子者治於此已乃相謂曰不須遍歷直引去那裏看了罷遂出踰百步許入一門榜曰懲戒賍濫之門亦大獄也裸十餘人於地夜叉數輩狀貌獍惡以鐵索牽八九餓鬼來夜叉抽刀於裸者胸

股間割肉寘鍋中煎之以啖餓鬼啖盡又割至餘筋骨而後已少焉業風一吹肢體如故又有鐵蛇銅犬咋人血髓叫苦之聲動地皆人間清要之官而招權納賂欺世盜名或於任所陽爲廉潔而陰受苞苴或於鄉里恃其官勢而分付公事凡瞞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亦有一二與思明相識者觀畢反省業司納珠還僧赴臺復命臺尊又賜訓曰今當改過毋作昔非若更不悛罪在不赦乃敕黃巾送歸方得去索散行徃冠服司取衣服黃巾曰公此相候吾二人去領符來相送食頃至曰今取捷徑不由舊路矣遂同行出數關中一關新創扁曰蜉蝣把關者知余儒者俾作蜉蝣關銘余請命名之義笑曰凡鬼受生人間者悉從此出然不久復至猶蜉蝣朝生夕死然余承命撰數語醉之銘曰

有崇者關鎮厚地也有赫其威把關吏也名之蜉蝣精取義也凡厥有生自茲逝也去未踰時旋復至也何殊此蟲一日斃也南闔浮提光陰易也懂懂徃來曷少憇也請視斯名悟厥譬也六道四生

早出離也。逍遙無方，證初利也。舉為天人，關可廢也。敬聽余銘，發弘誓也。咨爾幽靈，守勿替也。

把關者喜，便放余行。至二更行，抵家正見身臥地上。燈照頭邊，妻子門人悲啼痛哭，黃巾猛一推，余不覺跌入屍內，恍然而悟矣。其後思明果終知縣，所至以清慎自將，並無瑕玷，號稱廉潔，蓋有所做云。

兩川都轄院志

京口吉復，卿唐吉溫之後。宋建炎間，有諱深者，補潤之金壇尉，遂爾家焉。子孫世為金壇人，以賢雄卿邑人，呼吉半州家。復卿生有異質，一目重瞳，與毗陵高室趙得夫、姜彥益為交，交莫逆。復卿氣豪勇於為義，三人嘗挾重貲商閩浙間。時武林妓蔣秋娘、陶玉簫擅聲樂籍，得夫彥益與昵甚厚。復卿屢勸止之，往來自若。塵二載，囊橐一空。於是言還，再治裝而出，買笑纏頭，揮金不吝。又期年，罄矣。二人私議悉貨產業，載以適武林門戶，老小皆不顧。復卿患之，百喻莫聽。怒而入閩，置酒與別席間，苦口規諫曰：「吾與子既為深交，安可緘默藥石之箴？朋友之責，縱人微言，輕弗能



金瓶梅

卷一

三十八



感悟二公獨不為妻子計乎則祥應之曰兄言是吾輩知所警矣復卿寓福州生理如意在再三秋纔方返棹比過錢塘首訪二子遇之於途憔悴其形襤褸其服幾不相識握手道左不任唏噓復卿卽拉詣舟中易以美衣飲以醇醪慰勞再三情禮交至二人泣數行下曰余惟不用兄言故至於此然悔無及矣所恨煙花潑賤乃大無情吾二人萬金之貲因渠破蕩昨過其門如不相識麾叱使去懼爲已羞必殺之而後已復卿解之曰二公平生遨遊花街柳陌中豈不知彼門庭如此尚奚怨爲人命至重切不可輒興惡念但早收拾回歸若要本錢此間一應付古人謂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只啣杯酒逐嬉遊貧窮不相卹患難不相顧犬彘將不食其肉尚可謂之人哉於是各以二萬假之二人挈所得又復過妓者之家妓見其衣巾整飾顏色光華頗以爲訝款待如舊復卿促之回二人給曰容畧收拾少候數時萬一有幹宜在先發復卿曰嘻是何言欺我若一去子必不能動身便一兩月亦須等候豈敢相拋耶無何彥益遇疾臥于

妓家得夫日往扶持亦染其證未浹旬相繼殞沒復  
卿往哭盡哀繒衣漆棺殮皆如禮仍判羊醜酒設祭  
斃殞於靈隱寺僧舍比開舟又携酒殺往奠賦詩悼  
之詩曰

生歿交情不敢虧一杯重奠淚雙垂遊魂好共故  
人去莫向東風怨子規

人問急景似飛梭枉費黃金買笑歌斷雨殘雲休  
更念相携蓮座禮彌陀

秋月春花開妓館清風明月寄僧房欲知人世傷  
心事渾是南柯夢一場

名花兩朵色偏嬌惆悵看花客去遙絕似章臺楊  
柳樹別人手裏舞長條

泉路茫茫隔死生江湖贏得浪遊名鄰家粗聽妻  
兒哭斷盡人腸是此聲

舞困歌闌未肯休繁華不爲少年留早知白骨無  
埋處惜取黃金換土丘

畢解纜抵家月餘即走毗陵省其妻子告以物故  
出述其殞殮之悉又出四萬緡付二家責其族人

爲之經紀使不失所兼慰之曰賢夫骨殖待區區過  
視必當取回貴鄉求福地安葬勿慮也已而復卿果  
負遷兩浙獲利十倍躬往靈隱手自斂殯以小木函  
貯之帶回無錫山中買地以窆百需所出皆自復卿  
并召僧建水陸齋三晝夜以薦冥福清風高誼傳播  
江湖聞俄值元末喪亂人咸洶洶復卿無爲計默坐  
千家忽得夫彥益聯袂而來吉公忘其死也欣然相  
接彥益曰公燕居深念似有重憂復卿告以故兩人  
同應曰無妨吾已請命上天今率陰靈衛公宅眷言

隱形方悟其死自爾復卿之家雖出入兵戈中鮮遇  
驚恐安然如平時至洪武己酉壽八十一無疾而終  
又二年壬子同縣徐建寅爲四川蒼溪丞於山中見  
旌旗甲冑從者百餘氣象甚都謂是上司官負立道  
傍俟其過至則復卿也顧徐曰聞爾哦松此邑久欲  
一見便下馬敘話問鄉曲及其家事甚詳徐於復卿  
爲通家子因再拜問曰姻交謝世以來服已闕矣何  
得若是復卿云上帝以余薄有陰騭命爲兩川都轉  
院主者職事尊重全蜀土地社公及不入祀典神紙

悉聽節制前村古字吾所治也部下判官四今尚缺  
二負已奏保得夫彥益矣早晚將至予當爲吾脩葺  
廟貌吾當爲國福祐生靈况爾少年乍到官守匪吾  
陰相曷致聲名徐拱手請教吉公曰廉恕兩字符也  
惟廉可以律身惟恕可以近民廉則心有養恕則民  
易親民親化行能事畢矣語訖策馬去其疾如飛徐  
惘然前至村落果有故祠一所峙于山椒詢之鄉老  
曰此都轄相公廟也多年頽圯近聞稍稍有人見騎  
馬導從出入其中頗著靈響老夫輩擬新其棟宇尚

未興工徐丞聞之喜告以見復卿事卽勸成之兼助  
其費專委縣吏鄒忠董其役未幾而完仍揭舊額塑  
復卿像于堂中肖得夫彥益于東西廡遣人走夔州  
求太守盛南金文刻碑序公事蹟由是威惠大振利  
澤昭彰遠近之民水旱疾疫禱輒立應後徐任滿便  
道過家訪復卿二子元禮元信首及茲事元禮曰余  
兄弟向夢二人言蒙尊公謬舉爲兩川都轄院判官  
來日起程敬詣拜別近有至自毗陵者能言其家亦  
得夢如此皆莫曉所謂今聞公所說則悟先子之爲

神而於二君亦可謂生歿而肉骨者也明年徐再任  
往謁于廟則丹碧煒煌於時有耀牲牢酒楮祭日無  
虛處村村家家戶戶祝逮今神迹顯著香火不絕云

